



## 已是人间不系舟

□ 陈志宏

生 活

人 物

走人间，好比舟行水上，凭风借水，欸乃一声，已过万重山。至要是方向，偏与离都会招来烦恼无数，人生一地鸡毛。不管水路还是陆路，前方都是好路，就看脚往哪个方向迈。指南针没安在双腿上，而是藏在心里，隐于灵魂。

舟若有灵必是漂，漂才亮；人之灵魂为善，善才良。

孟浩然诗云：“潮落江平未有风，扁舟共济与君同。”人与舟之缘，在行，出发在渡口，终点在天涯；人与人之间，在修，静修于日常，通达在未来。同舟共济，是千年修来的缘分；同床共枕，历经万年修行，方能得来。缘分不能说，一说就破。

我的舟在哪？我的人又在何方？现实的迷雾模糊了视线，看不真切了。

《边城》翠翠家的渡船载的是乡里乡亲、世间纯净及乡民的淳朴；尼泊尔拉普提河上的独木舟运的是世界各地的观光客和休闲时光；南昌抚河故道上，那艘泊于沿江路1号的双桨渡船，背负着我那去不复返的青春。

舟上的日子，阳光很亮，时光不朽，

与真淳同流。《诗经》云：“泛彼柏舟，亦泛其流。”游移的小舟好似少年飘忽不定的心思，堪比少年维特之烦恼。何以解忧？且随舟漂远。

世上没有平复不了的心情，就像没有不散的宴席、不消的虹。没有你见不到的人，只要你想；没有你到不了的地方，只要你愿意。就算遇到过不去的坎儿，碰到让你绝望的人，还有那得不到的爱，也不用慌，搁它几日几月几年，回头再看，“舟到桥头自然直”。还是那句俗话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。

丈夫丈夫，一丈之内是夫，一丈之外呢？且莫管！人不管，心还在，正如不系舟也跑不出水去。至亲如夫是这样，至友至爱，莫不如此。

唐代司空曙诗云：“钓罢归来不系舟，江村月落正堪眠。纵然一夜风吹去，只在芦花浅水边。”舟不系，也漂不出芦花，因为离不开那一汪浅水，那里有它倾迷的温柔和爱恋。

庄子云：“巧者劳而知者忧，无能者无所求。饱食而遨游，泛若不系之舟，虚

而遨游者也。”不系舟，无牵绊，舟不系，无挂碍，如是，自由才像云雾一般，满天漫地。对庄子之自由心态，白居易景仰有嘉，赋诗一首，致敬前辈：“岂无平生志，拘牵不自由。一朝归渭上，泛如不系舟。”舟不系，看似放舟自由，实则将自由归还于人。

人到中年最怕看不透，忙忙碌碌，蝇营狗苟，到头来，松开紧握的双手，里面空无一物。不妨学学陶渊明，阅尽人间炎凉，尝遍世道沧桑，胡不归？归去来兮！出走大半生，归来仍有一颗少年心。

沧桑染青丝，白发复清纯。

人到中年，莫名地迷上宋代张孝祥的词：“已是人间不系舟，此心元自不惊鸥，卧看骇浪与天浮。”这种境界，才是为我这样两鬓霜白的人量身定制的。已是人间不系舟，独自横卧野渡，闲看天边云卷云舒，纵风高浪急，且当缤纷落英看。一颗不羁心，就像万里云水吹不散那叶不系舟。喜欢这样的人，也喜欢这样的人性。

——摘自《人生感悟》

## 外场的老舍

□ 李鹿

1950年6月，老舍当选为北京市文联主席。这个职位的确非他莫属，不仅因为他文学成就高，也因为他人缘好。如林斤澜所说：“傅雷是个书呆子，老舍先生可不是。他是很‘场面’的人物，有老北京那种外场的本事。”

所谓“外场的本事”，就是三教九流都能交往。老舍的客厅并非文人雅士专属的高端沙龙，对待朋友，老舍没有贵贱之分。据给老舍按摩治腰腿疼的刘世森回忆，1954年秋天的一个晚上，老舍带彭真来家里赏菊，刘世森看见领导来了想赶紧回避，老舍叫住他：“别走啊，这是咱们的市长，见见他也好嘛。”于是刘世森就留下一起饮茶赏菊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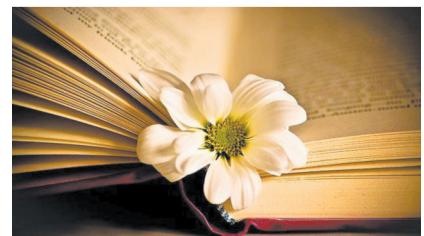
作家黄秋耘有段时间常去老舍家帮他起草报告，渐渐发现，小院总有些不寻常的客人。他们大都是年逾花甲的老人，有的还领着小孩，一见老舍就像《茶馆》里一样，照旗人的规矩打千儿作揖，说道：“给大哥请安。”老舍赶紧扶起，请进屋里倒茶递烟，待他们临走时再塞点钱，说是给孩子买点心吃。老舍告诉黄秋耘，这些人有的给商行当过保镖，有的在天桥卖过艺，有的当过“臭脚巡”，都是他作品中的“模特儿”。“现在他们生活困难，我还有俩钱儿，‘朋友有通财之义’嘛。”说罢，哈哈大笑。

老舍家的菜、酒、茶、花，都是人们津津乐道的经典。《龙须沟》首演成功，老舍大宴演职人员，按照老北京的规矩，在自家院里搭大棚、砌灶，请大师傅带几个伙计背着大饭锅来，做了一百多道菜。

撰写美食的汪曾祺念念不忘：“老舍家的芥末墩是我吃过的最好的芥末墩。”那是胡絜青在老舍的指导下千锤百炼出的招牌菜。白菜只取心儿，用开水浇，不能下锅焯，焯了就会太烂，影响口感；腌的时候码一层白菜，撒一层芥末料；用讲究的容器密封存放几天。胡絜青不知试验了多少次，才达到老舍所要求的标准。老舍很愿意让朋友们尝尝地道的北京风味。汪曾祺吃过一瓷钵芝麻酱炖黄花鱼，别处没有，以后也再没吃过。在老舍家，酒是“敞开供应”的，汾酒、竹叶青、伏特加，愿意喝多少喝多少。曹禺坦白，某次他受邀去丹柿小院赏菊，“几杯黄酒到了肚里，竟颓然醉倒在桌下，四座笑声明朗，朋友们是那样欢悦”。

也有很多时候，老舍领客人到家附近下馆子。当初老舍看上丹柿小院这处房子，一个重要原因是离王府井老字号和隆福寺小吃近。东来顺、萃华楼、仿膳饭庄是老舍最常去的店。有次老舍宴请吴组缃，吴组缃颇感惊讶，店里的厨师和服务员与老舍见面亲如家人。在萃华楼不用点菜，服务员看人数就能按老舍的喜好安排合适的菜单，干炸丸子、糟溜鱼片、芙蓉鸡片、乌鱼蛋汤必点。仿膳饭庄至今仍在北海公园原址，大门口挂的还是老舍题写的匾额。

——摘自《读者》



## 点滴

### 包菜与洋葱

□ 尤今

朋友悻悻然地说：“她当我是包菜，我把自己变成一个洋葱。”

莞尔之余，追问缘由。

朋友余怒未消，滔滔不绝：“才第一次碰面，便打问身世，问我收入、年龄、恋爱史，问我丈夫的职业、住房类型，问我家庭状况、孩子学业、休闲活动、社交活动……问问！以为我是一棵包菜，剥了一层又一层，剥个精光还不肯罢休。今天又来，才一开口，我便化作一个洋葱，她只剩了一两层，便知难而退。”

击节赞赏。

众人碰上“剥菜能手”往往抱怨不止，却又无计可施。不甘被剥而层层被剥的那种感觉，让人不堪、难过、难忍、难耐。把自己化成一个洋葱，是最佳对策。

——摘自《广州日报》

### 最厉害的本领

□ 晨曦

日本作家夏目漱石曾说：“世界上最厉害的本领就是，以愉悦的心情老去；在工作时，有能力选择休息；在想说话时，能选择沉默；在失望时，能重新燃起希望。”

简单总结夏目漱石的话，就是：具备生存技能、可以理性地控制情绪，以及对未来永远保持信心与热情。这三点叠加，便是一个人立身于世最厉害的本领。

——摘自《今晚报》



## 你是哪里人

□ 蒋方舟

一个朋友到了新公司，与同事聚餐。在坐定之后、上菜之前的尴尬时刻，一桌人开始通过一个简单的话题来进行“破冰”：“你是哪里人？”对于这个简单的问题，这位女士却用了40分钟来介绍她身世的几次重大转折：祖辈受迫害，父辈迁徙，她生在一处，长在另一处，落脚点在于——其实她是个上海人。

按照心理学原理，当人们开始认识世界和他人时，往往倾向于选择一个脸谱化的印象，而一旦有人超越这种固化的认知，人们就会惊讶地说：“完全看不出来！”那位女士也同样意识到这种偏见，她认为湖南蛮横，陕西太土，上海更符合她精致、高素质的精神气质，所以会这样介绍自己。

说到底，这是身份的焦虑。我不断地在他人作自我介绍时，听到类似的表述：“我爷爷是个大资本家。”“我太爷爷是正宗正黄旗的。”“我祖上出过状元。”这些明明和自己没什么关系的荣耀，都成了为自己的身份添砖加瓦的道具。

是不是客观介绍甚至贬低自己的出生地或者家世背景的人，就毫无身份焦虑的纷扰？也不是这样。比如介绍自己的老家时，我总说：“那是湖北的一个二线城市。”而介绍自己的家庭背景时，我也总爱强调自己如果不写作，就会像周围一起长大的同学一样，成为在火车上扫地、查车票的乘务员。我反思了一下，这似乎是一种

逆向的“炫耀”，如同总是强调自己是农民出身的企业家，以及领奖时总是穿着母亲做的棉袄和布鞋的公众人物。强调自己出身的平凡甚至贫瘠，是为了强调白手起家的不易，以及才华和能力的突出。

阿兰·德波顿在《身份的焦虑》一书的中文版序言中写道：“现今，身份的焦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强烈，因为每个人获取成功的可能性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。我们每时每刻都被成功人士的故事所包围。”

丰富的资讯让我们对富人的生活无比了解，不像过去只能猜测皇帝是喝粥还是吃饼。富人在河流的对岸鼓吹：一定可以实现梦想。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，河岸却被拉得越来越远。这种一步之遥的触不可及，让我们变得焦灼不堪。当曾在一起吃烤串喝酒的朋友，忽然有一天，通过创业、炒股、参加选秀等，一跃进入更高级的身份阶层时，那种焦虑就会更加突出。

我是谁？一个人可以同时是山东人、程序员、二次元宅、爱国者、爆红视频当事人、段子手。每个身份如同多棱镜的一面，在不同的光线下折射出不同的光。人们不断为自己制造新的身份，企图在新的身份下获得关注、认同、尊重。

要么接近想象中的自己，要么降低对自己的想象，才能有一天平静地面对这样一个简单的问题：你是哪里人？

——摘自《视野》